



《中秋》 水印木刻 赵宗霖

《月光下》 油画 熊拯

推窗望月

□闫浩



“没想到，今年国庆长假的车票竟然这么难买。”火车上坐我对面的女孩这样说道。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卫衣，棕色的长发遮挡着美丽的脸颊。

“今年的国庆长假，我原本要去云南的，因为赶上中秋节，原计划取消，回家陪爸妈一起过节去。”女孩的声音很好听，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和我说话。我微笑地看着她，简单地和她闲谈了几句后，见我有些心不在焉，女孩就把头转向车窗外，看着一闪而过的田野，随即陷入了沉思。

沉思中的她凝望着车窗外的景致，一片片风景好像赶着去什么地方。她有没有想过，去过哪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去年，我在北京的四个月里究竟去了哪里？时至今日，几个月只浓缩为几个回忆中的片段——那条蜿蜒万里的古老长城唤起了我的自豪感；在延庆的一家烧烤店里，听着同学们讲述难忘的初恋故事，看着陌生街道上的灯火阑珊。至于云南，我唯一真切感受到的，就是一位云南的同学给我邮寄的鲜花饼的味道，很像我们吃的月饼，却没有月饼那么甜腻，我特别喜欢里面的玫瑰花瓣，是一种可以品尝的幸福感。

“我们马上登机了！”妈妈的电话，瞬间就把我从云南拉回了正在向北行驶的火车上。听着妈妈的话，我一时竟不知道要说什么，沉默了几秒钟后说，千万照顾好自己啊！

这个中秋节，爸妈不再和以往一样，待在家里等我们回家吃团圆饭了，他们要过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去江南水乡过中秋节。惊奇和高兴之后，我还有些许的茫然和失落。每年都是和爸妈一起过中秋节，我帮妈妈准备饭菜，其他人也不能闲着，要把所有的圆形水果都洗干净，装盘，和月饼一起放在一张专属的桌子上，等到一轮明月高悬夜空的时候，把桌子放在月光能够照到的地方，妈妈说，这叫圆月。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吃着美味的水果和香甜的月饼，才有人月两团圆的味道。

在疫情缓解之后，爸妈终于登上了去往江南的飞机。我的眼前仿佛已经看到年迈的两位老人，在晨光中的古镇小巷里悠闲地走着，清清爽爽的阳光洒在他们的身上。在清晨的宁静里，依然是小桥流水，依然是青瓦白墙的老房子，依然是窄窄的石子小街，而他们就是这幅江南水墨画最为灵动点睛的那一笔。走着走着，就走进了柔柔的月色里。中秋的月色格外皎洁也格外温柔，似水，似纱，月光下的他们也朦胧柔和起来，似梦，似幻。当他们推开木楼那扇临河的水窗，抬头仰望明月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看到我在远方正在眺望过一片玉米地，因为之前有三个台风接连从这里登陆，大片的玉米还没有成熟就倒伏在地上了，看着令人心疼。

前几天，一位朋友发给我一张他站在一片大豆中间的照片，大豆的长势很好，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可是因为罕见的台风接连来袭，成片的大豆已经倒伏在地。我问朋友，有没有什么办法减少损失呢？朋友说，他问过当地的农户，如果接下来天空能够放晴，而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还是有希望的。从那天起，一向不怎么关注天气的我，也开始每天看天气预报，浏览相关的农业信息了。今天，乘坐火车一路向北，我也一直在看车窗外的田野。有的玉米已经收割了，一堆堆安静地躺在地里。有的还是绿油油的，和路过的人们招手问候。还有的依然倒伏在地，而且是一片一片的。

“我在出站口那里等您，到站后，您直接出来就可以了。”一个富有磁性的声音，在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听起来尤为亲切而温暖。我清晰地记得，初春的一个午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磁性的声音时，竟然有种阳光普照的感觉。电话里，李老师说得很真诚地说：我们要举办一个中大学生的征文活动，在朋友的推荐下，想请您做我们的评委。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转瞬，就到了收获的金秋时节，同学们的作品也都尘埃落定，颁奖时间就定在中秋节这一天。我想，选定这个团圆的日子来颁奖，也是李老师的良苦用心吧。就要见到这些可爱的同学们了，我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几个月来，是他们的文字陪我度过了疫情最严重的一段时间，通过阅读他们的稿件，我认识了一个个可爱的孩子，也被一颗颗纯真的心灵感动着，在他们的笔下，一切都是那么生动而美好，纤尘不染。蓦然回首，满怀激情写作的这些年，我手里撰着一些湿漉漉的词语，挥汗如雨地行走，挥汗如雨地播种和收割。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懵懂无知，尽管饥肠辘辘，生活却没有一丝细膩。

踏上站台的那一刻，一缕秋日子里独有的微风迎面吹来，清爽惬意。在这一站下车的人很多，每个人都脚步匆匆，无暇顾及那一缕微凉的秋风，更不会注意到已经停下脚步的我。每到一座城市，在踏上站台的那一刻，我都会静静地站一会儿，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看着头顶那片不一样的天空，好像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陌生的疏离感。抬头仰望夜空，碧天如洗夜风轻，月光如水水如云。此情此景，我忽然想起李白的诗句：“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其实，眼前的这座城市，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这里有很多我熟识的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本真，善良，真诚，就像今晚的月光一样，浸润着我的脚步，也温暖着我的心。能够与他们同行，所有的日子都会变得风蒸霞蔚。

据说，21世纪只有四次中秋和国庆在同一天，上一次是2001年，而我已记不清那一年的月亮和那一年的自己了，但是我一定会记住今年的月亮和这个不一样的中秋。



万山不隔中秋月

□郭婷

最喜欢的心情是自在莺燕舞春风，最喜欢的景色是一夏蔷薇花倾城，最喜欢的天气是薄暮初寒小雪，最喜欢的节日是万山不隔中秋月。若无风花雪月事，人间哪堪重多情。而中秋月最是惹人深情，有欢喜和忧伤，有孤独和团圆，有乡愁。她打马走过一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最后醉倒在通往秋天的路中央。

说起“万山不隔中秋月”，想到的词是雄浑、疏野、旷古；是一轮圆月出东斗，俏婉不羁踏青龙，寥寥长风好相从；是在公的胸襟气势宏，豪情壮志酬。想到的词是佳人，典雅，相思；是窈窕淑舞翩惊鸿，倚明月桂花拥，心有互念灵犀通；是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婵娟共。想到的词是清奇，超逸，禅；是耀空如洗碧悠悠，晚钟隔溪唱渔舟，阴晴圆缺喜与愁；是浣翁的一雁能传远，天下赏月同。

皎月洞洁高远，光辉柔和清幽，她的美高挂于空，媚景云端而耀花草树木，实则是在为世间万物添朦胧、步神韵，不禁把酒临风望月，道一句：月出皎兮千里明，山水一樽君与卿。中秋，有时和妈妈走在路上，踏着月色，会一起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说“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有时独在窗前望月，会喃喃自说“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说“坐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然则数遍唐诗宋词，都抵不过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因为万山不隔中秋月。

记得前年的中秋夜，我在西湖，走上断桥，一路白堤逐月，穿过一色湖光万顷秋，坐在月波亭静静的看圆月澄澈甚是迷人，最喜月波亭路成蹊的两副联：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想的是故事里小青对许仙说“我姐姐也是漂泊无依之人……”总觉得小青是我。漂泊非在实，实是心无所依之人。我往的度假村很美，旁边是植物园，清晨起来走在路上像在林间，通心舒畅。白日里绕着西湖外围走了很久，骑自行车骑了很久，亦是对自己巨大的放空。至黄昏时分，在湖中泛舟，苏堤漫步，最想看的是雷峰夕照，便看到了雷峰塔落日的美。月上柳梢来，我的露台被映照得很美，彼时端坐在夜色的微风里，听蝉鸣，凉爽不燥，抬眼是明月当空，低头是瓜果入口。只是对面无人来坐，邀的唯月清风而已矣。又不由得对自己喃喃道一句：天涯共此时，愿你遇良人。万山的另一边，一定会有人，与你看同一种月色。

想着对孤独二字理解得最彻悟的一句诗，是“惟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惟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去年中秋节，我和协作的朋友们在一起，大家吃酒，谈诗，别有一番风味。这酒，最好是“小酌”，佐以清淡思索，如小火慢地，不疾不徐。一如见着这庭院中秋月色，深玩细品，精心琢磨。而朗朗诵诗时，我读的就是里尔克的《秋日》，“主啊，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指令性口吻让时间一下子严肃肃穆起来，我们由此该进入秋天巨大的空旷和饱满里，感受自然与生命律动的乐章，安慰内心深处寂寥。“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与孤独和解、相拥，在融窝里收获自由与激情。

姥爷还在世的时候，每逢中秋全家人欢聚一堂，拜月，游戏，其乐融融。吃过晚饭后，月上中天时，会有拜月的仪式。于庭院中摆上月饼、西瓜、苹果、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象征团圆之意。在月下，初月月亮亮娘娘保佑家人平安。这种传统的月亮文化，是中华古老文明的一部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然则今天这种习俗，远不及旧时盛行，只有少数地方还守着，年轻一代更是知之不懂了。快节奏的生活让年轻人一直奔波在路上，心中所执着功名利禄，几乎让现代年轻人忘记了节日内在的品格与精神，“团圆”也是愈来愈少了，老人们亦只能抬头看着不隔万山的月，仿佛就是看到了孩子的脸庞。

世有阴阳，天有日月，人有双目。自古明月就被赋予太多浪漫与奇幻。月有阴柔之美，灵犀之韵，雅和之气，目之所及，人亦以温柔待客，待友，待此佳节。月中有嫦娥，月老，成事以月圆花好，人们祭月拜月，实则表达的是对自然的尊重，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礼，正如苏轼所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中秋这一天的月，被人们寄托了太多相思与思乡，想念与念想，磨转成圆，圆到极致。承载着人生最圆满的愿景。然则，一月内，月圆只一夜，月缺却常在。正如人生，不完美，有遗憾，才是常态。盈到极致便是亏，过满则溢，这是自然规律。最好的状态便是“若圆”，若而未圆，生生之谓易。故而为人要常怀虚心，做事要留有退路，处世要懂得知足。

银汉静夜，庭浪无纹，天街曾醉美人眸，清辉冷月沁花寒。望果明月初圆此夕，应共婵娟烂漫。愿年年、玉兔长生，不负清秋景。中国人是有月亮情结的，月光牵动着中国文化中静默的思绪，中国的情感，才华，历史，沉思，似乎都和月的圆缺紧密相连。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声长叹就叹了千年。而那愿望与印象都幻化成浪漫与情怀，织就温馨，也物叙思念。今夜，无论你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旅人，还是孝义团圆莫如此的热闹身，都万山不隔中秋月。今夜，愿你头项有明月可赏，嘴中有饼可嚼，身旁有人可爱，心里有人可念。

温暖的饺子

□张港



对我家来说，不管什么节日，饺子是一定要吃的。中秋节的月饼，只是象征性地咬一口罢了，包饺子吃饺子才是重头戏。

说来你要发笑，我原先并不会包饺子，五十岁时，才跟我妈学会了包饺子。

当年，几个西洋人找李鸿章学习包饺子。那中堂大人筷子捏牢一只，挺向嘴边，心中暗暗好笑：别的不好，若论吃，还得是我中华大国，你洋人造得大地，造得大轮，你造得了饺子么？我中华大国造出饺子，你会吃么？正得意时，手一抖，啪！饺子掉入酒杯。这些学生看得真切，一个一个个夹起饺子，啪！啪！全扔酒杯里。看，这外国人包饺子确实得学，可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好像并不会与不会之说。但我说：其实不然。

吃过“饺子大世界”，方知这饺子之吃，真会有与不会之别。仅举“情侣系列”为例，透过皮看得出馅的，那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一张皮子装肉内丸子的，叫“与你在一起”；一个饺子连两个肚，分公馅母馅的，叫“比翼双飞鸳鸯鸟”。然而，饺子吃得到这份儿，还是算不上会吃。是从妈妈那儿，我才学会了真正的包饺子。

对于吃，妈妈自己从没研究过，她一辈子的职责，就是给她的五个孩子五张嘴吃，让我们吃饱，吃胖，吃成人。她最快乐的，就是守着我们吃，看我们吃红了脸，吃出了汗，吃出呼噜声，吃个盆朝天碗朝地。

妈妈奔八十的人了，这一阵子，精神有些不济，不跳扇子舞了，也不爱早上早市逛了，不闲时她便没有话讲。妈身上掉下的第一块肉就是我，我一生下就是七斤。看妈妈那样，心里真不是滋味。没有别的法子，我只会说：“妈，想吃点什么？我去弄。”问到了第五回，妈说了：要饺子。我心中好得抚慰，忙跑“大世界”，蟹肉、山鸡、牛蛙、挑好的，贵的，一样一两，要了一斤。可是，妈咬几口，就摆摆手，“不咋样，不如咱家的。”

我心生怪怨，人老了，连吃饺子都跟不上形势。但还是买了鲜韭菜，称了瘦猪肉。

那是星期天，我兑水和面，妈妈翻出擀面杖、捣蒜缸，忙里忙外的，看她脸上的皱纹也有了舒展，面色开始活泛，话语渐渐多了。当爸爸把圆圈的擀子擀成筷子，妈妈将馅打进，熟练地一折一捏，一折一捏时，两个人的话进入了高潮。

“困难那年，老大，就你。一口俩一口俩，吃没了，才问啥馅的。哈哈——面软了点……”



《月圆中秋》 油画 沈汉西

爸爸说：“不软，哪儿软——他三舅，那年，一下子造了五十，忘没？咱老二，管冻饺子，嘿，数到七十，不会数了，哭了。唉，一晃啊……”

于是，从日本投降到土改，从披红的老轱辘牛车到不听话的儿子得奖状，当爸爸那回的脚痛实际是个误诊到还有三十三天上大学的孙子就能回家，真是意识流的经典。老两口儿有了精神，有了神采，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妈还像几十年前一样，拿沾面的手指头点我脑门子数落我办事不稳重。他们完全沉醉在回忆的幸福中，我也跟到了色彩斑斓的童年：别把木头手枪，踩脚守望着盖帘上站得规规矩矩的饺子；“磕头了”的小红灯罩，在布鞋的老虎头上晃一晃，晃一晃，晃了自己的饺子，又去要时，看着了妈妈碗里的菜团子……

至此我才醒悟，为什么妈妈非吃自己包的饺子，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好吃不如饺子”。触景生情成话语，说的是情感的发生是需要借助背景的。正是因为包饺子费时费力，要求全家人配合协作，才造成了交流亲情的最好机会。对于久处饺子文化氛围的中国人，一包包饺子自然而然就梳理起若隐若现的情结，复习上欲行欲止的温馨。包饺子使表达变得无拘无束，酣畅淋漓，饺子是交流亲情的重要媒介，饺子是组合家的必需元素。

有人说：结果并不重要，可贵的是过程。包饺子是结果，也是过程，没有包这个过程，没有阖家围坐有说有笑的包，仅仅是吃，已经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我们完全可以造出电脑控制的包饺子机，试想一下，这边扔进去猪肉、大葱和面粉，那边就可以吐出各式各样的热乎乎的小饺子，我们张嘴接着就吃，人岂不成了包饺子的机器。不具有情感的包饺子，自然没有味道。

这个年纪了，我方才学会包饺子，也把秘诀告诉家：和面要的是温暖，拌馅要加入亲情，擀皮图的是团圆，打馅应把幸福捏紧。如此这般，才算是会包饺子了。在走路逐渐变成坐车，森林逐渐变成水泥框子，对于让数字、屏幕和各种“网”包围的现代人类，这样的吃，尤为必要。

知道那歌么？“擀皮子儿，包饺子儿。馋坏了，傻小子儿。吃不着，哭鼻子儿。还是吃不着，哭着回家找她妈儿……”过节了，早点回家，全家人在一起，包饺子。

故乡·小站

□徐苓

在滨州站下车的时候，天空是久违的蓝，阳光是亲切的暖。停车一分钟的小站，下车旅客不是十人，脚步也不似上车时那般匆忙。站台上能看到远处田地里稠密的庄稼，偶有一处叶子泛黄能感到已经来临的秋意。空旷的站台向两端无限伸展，信号灯在站台尽头深情闪烁，高铁列车匆匆奔向远方。

这是2020年我的第一次远足，这是鼠年至今我第一次回到故乡。30分钟的高铁车程让我无法拒绝友人共度佳节的邀请，30分钟的距离让我告别省城火车站的喧嚣走到这座安静得像一处风景的小站。

这座小站矗立在我的故乡已经整整有两季春秋了。从这座车站有了最初的图纸开始，我就无数次嘴角上扬，在我的朋友圈里奔走相告。如今，这座车站就像故乡更新换代提档升级的符号代码出现在我的文字中，出现在任何我以故乡为背景的语境中。无论用多少笔墨都无法记录此间深情，无论如何渲染，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故乡从此有了高速铁路的喜悦。这座停车一分钟的车站，就像那些生活在这里和长眠在这里的亲人一样和我血脉相连。

满带着几分姑姑奶回乡的喜悦，脚步间不自觉有几分踏入自家田地的理直气壮。如今的世界虽已不再是“冷外音音断”，我也依然还有几分游子近乡情怯的五味杂尘。记忆中的站前广场，开阔寂寥，和小站一起诞生的树木尚年幼未成林，在跨越百年时空的气氛里，在农耕和高科技的背景下，这座小县城和这座小站还有初相遇的隔阂，这座小站还有令我的乡亲们望而止步的陌生感。

扫码，测温，出站，站前广场人流涌动，我不自觉觉得用手遮住了眼睛，是阳光刺目？是心生幻觉？这陌生的场景让我恍惚觉得错了车。白衣绿裙，红袄黑裤，红白相间的运动服，还有风中飘舞的彩旗，宾县广场舞大赛正在火热进行。瞬间，才明白，我那些本应出现在田间地头的乡亲们，他们今天都在这座小站广场，庆祝丰收的节日。

我生活周边经常被广场舞烦扰不堪。我也写过专题文章记录广场舞的缘起历史发展兴衰。这一天，在故乡这座停车一分钟的高铁车站广场上，在生活几乎被按了暂停键般的2020年，在我一直以为疏离陌生的两种语境下，我遇见了一场广场舞大赛。那样的偶遇，无论如何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无论如何都令我惊喜。以这座小站为背景的广场舞，以我心心念念的乡亲们为背景的这座小站，他们原来如此融合。

我对故乡的记忆还停留在田间地头的耕种，除草施肥的辛劳，我对故乡文化生活的记忆还停留在春节的大秧歌，还停留在冬闲时节街头巷尾的麻将和嗑瓜子看电视的场景。曾经在采访广场舞的路上，我的心里也还是闪过到故乡，在我的心里曾经多希望我的那些乡亲们，也能在辛苦劳作之余跳上一曲广场舞。

开阔的站前广场没有车水马龙，各个队伍还都在调试音乐，整理队形，甚至有一堆人还在手忙脚乱地换新服装。音乐略显嘈杂，服装还有些花哨，舞者的身段也缺乏当年锻炼沉淀的妖娆，动作还不是很协调，也还有腰弯背驼的步履蹒跚。看得出来，那些跳舞的女人都是劳动的女人，摆动的身体过于用力，那应该是长年田间劳动养成的习惯，脸上的肤色是粉底掩盖不住的褐色，那是常年风吹日晒的沧桑。那些插秧除草的手上，还有护手霜无法呵护的裂纹。偶尔有一两个男人夹杂在队伍中间，动作过于卖力看起来似乎跳舞要比耕田更辛苦。

无论我对于他们还是他们对于我都应该是陌生的，我还是忍不住走进人群迎着一张陌生的面孔去寻找。我多年不见的同学，他们会不会就在这跳舞的队伍里？人生过半百，他们应该青春还在生活安稳，应该是安闲跳广场舞的年纪，如果他们还在人群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认出彼此。我当年贵为村花的嫂子会不会出现在队伍里？她可是我少年记忆中村里秧歌队跳头牌的女人。她一定就在这中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原谅故乡的广场舞里没有嫂子的身影。我就傻傻笑着在人群中穿梭寻找，我已经忘了我在找谁，我似乎就想看看那些跳舞的身影像，我就记住他们脸上投入而又幸福的表情。好像我的这次回乡不是赴一场友人家事的盛宴而是为了来这座风景般的小站给故乡报个平安，或者就为了欣赏这场我举双手打满分判定为至高水准的广场舞大赛。

不知道这个春天，我的乡亲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地里播种插秧，不知道这个夏天我的乡亲们又是如何除草撒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大地春华秋实，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的乡亲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滨州高铁站前，我的乡亲们还在翩然起舞。天高云淡，又一列高铁列车驶入车站，秋风中有稻谷的清香飘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刻，由衷地祝福山河无恙，祖国安康。

《月是故乡明》 中国画 135×68cm 赵庆忠



共享文字之美
扫码关注《天鹅》

天鹅